

小品文獎

雲兀木白白



林皓淳

作者簡介——

林皓淳，一九九七年生於雲林麥寮。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畢業，現就讀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曾獲雲林文藝獎、竹塹文學獎、台中文學獎、國藝會、文化部創作補助。著作散見《台灣文學館通訊》、《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》。

得獎感言——

在此之前，我從沒寫過母親。書寫農業首都雲林黑色沃土的文章裡，總是那韌命辛勤的父親身影於昨日浮現。當我開始寫那陸配母親，她已是從遠方傳來瘦身有成消息的不再肥醜的女人。謹以此小品文感念母親，感謝母土。

雲兒木白白

認識母親的時候，她已是個肥醜的傳統婦女。

拿著保力達套組，在黃沙漫天的檳榔攤道路上追逐一輛輛駛進工業園區的聯結車、大貨車，還有轎車。高中的我總不明白，為何那麼醜的人可以當檳榔西施？為何檳榔西施會讓人變得醜陋？

這些疑問從來都沒被我問出，因為「囡仔人有耳無喙」。具有陸籍配偶身分的母親，被生活所迫迅速於來台兩年內學會諸多台語。是好亦壞，正是因為聽得懂農村人的話語，得知公公的嫌棄、婆婆的不滿。於是為爭一口氣，將自己排擠到村莊邊陲的檳榔攤內，艱苦卻獨立地活著。

母親身上有太多祕密，讓我這個兒子也不能稱做認識她。就好比她肚子上那朵朵白雲圈出的紋路。四十年前四川萬縣農村裡有團火在雪地裡打滾，溪溝已冰凍，院子一旁的孀孀冷眼旁觀。孀孀認為的無用死女娃子，最終逃過劫難，只是烙印下生命的疤痕。

陳濤誓要爭口氣，比她孀孀生下的兩個男孩子，對父母更孝順，讓家庭更圓滿。於是，在十八歲能夠離家的年紀，她到南京當諸客迎賓，到廣州入餐館端菜。雖不是什麼體面工作，但勤勤懇懇，也能把小妹接濟到廣州賣機票。小妹的包袱在綠皮火車上遺失，一入廣州一無所有。身分與名字都消失的她，成為陳濤賣起機票。那時母親每個月賺一百五十元，五十元寄回萬縣老家、五十元支應小妹花

用，真能留給自己的所剩不多。在中國的最後一站，陳濤在廈門當會計，而後遠渡重洋嫁到台灣，原以為脫貧在即，殊不知僅是從大農村嫁到小農村。

活著不過是為一口氣，母親咬牙生存下來，執拗於所選，就像她不顧醫生告誡，硬是承擔風險生下我一般。時代變遷，農村婦女已難仗子得寵，無奈的家庭，人丁皆是工具。母親再次被逼離家，成為最醜的檳榔西施。

為何會醜？是因她不願以美色誘人，不過希望勤懇地賣一包包五十元的檳榔，養家餬口外，還能為遠在黑海萬仞之外的父母搭瓦添磚。

老家的房子比檳榔攤的鐵皮堅固許多，我遇到小姨的時候，她說我就像她的孩子一樣。她讓我聽到很多母親沒說的奮鬥聲音，也讓我 know 迎賓時的母親，是「蓮豐餐廳」的門面。非但是花，更是玉般的秀美。

住在廣州的別墅裡，小姨總驚呼晚霞似電影，帶我們到深圳看海時，她說八十四歲的老外婆這一輩子都還沒看過海。

原來，母親看見農業首都的藍天白雲時，撞進麥寮港的紅霞滿天時，也曾有無比震撼的一刻。她真的比誰走得都遠，只是至今都沒能止歇，停下來向我說說她這遠行的一生璀璨。

此刻，她既醜陋又瑰麗。我不敢說她是美的，只是望著天上雲朵白白，我就能想起母親而淚眼汪汪。

雲朵白白是母親肚腹

周昭翡

描述做為陸配的母親，是又老又醜的檳榔西施，從四川萬縣、廣州、廈門再到台灣的艱辛路程。以母親肚腹如朵朵白雲圈出的紋路，看望麥寮天空的雲朵白白，意象生動感人。